

豐城縣志卷之末

雜記

篇以雜名。古有此例。昉于繫辭。又見戴記。後人祖之。依類作志。逸詩散文。瑣語碎事。側出旁見。鈎竒索異。齊諧亦登。稗官不廢。理純則精。說雜斯備。匪獨洽聞。兼以見義。談論可資。勸戒是寄。一帙成書。殿此奚愧。志雜事

王季友詩務險遠。出常情之外。有雜詩云。採山仍採隱。在水不在深。持斧事遠遊。固悲匠者心。翳翳青桐枝。樵爨日所侵。樵聲出巖壑。四聽無知音。豈謂鼎下薪。

豐城縣志

卷末 雜記

一

當作堂上琴。鳳鳥久不栖。且與枳棘林。又宿東溪李。十五山亭詩云。上山下山入山谷。谿中落日留我宿。松石依依當主人。主人不在意亦足。名花出地兩重階。絕頂平天一小齋。本意由來是山水。何用相逢話舊懷。又觀于舍人壁畫山水云。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棲嶺上雲。開簾欲放洞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為。又帝移晦日為中和節云。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淑氣同風景。佳名別詠歌。湔裙移舊俗。賜尺下新科。

黃舜舉極秋日渡江詩云。雁落平沙一雨收。淡煙斜月  
荻花洲。憑誰與作王摩詰。爲寫江南水墨秋。又江南  
山水只供愁。紫蓼黃蘆滿岸秋。斜日半邊歸騎晚。一  
聲漁笛過滄洲。又作惜春詩曰。修竹疎籬夕照斜。山  
環流水兩三家。春歸欲覓渾無路。把酒憑君問落花。  
又綠陰滿岸杜鵑啼。落盡殘紅蝶倦飛。我欲留春春  
不住。半隨風雨五更歸。其言婉惻有風人致。

陳陶詩。快響淒清。骨色似岑。王而雄渾。微遜如咏。巫山  
高云。玉峯青雲十二枝。金母和雲賜瑤姬。花宮磊砢  
楚宮外。列仙八面星斗垂。秀色無雙怨三峽。春風幾

豐城縣志

卷末雜記

二

夢襄王獵。青鸞不在懶吹簫。斑竹題詩寄江妾。飄飄  
散絲巴子天。苔裳玉轡紅霞幡。歸時白帝掩青瑣。瓊  
枝草草遺湘煙。又鍾陵道中云。原隰經霜蕙草黃。塞  
鴻消息怨流芳。秋山落照見麋鹿。南國異花開雪霜。  
烟火近通盤瓠俗。水雲深入武陵鄉。曾逢齧缺話東  
海。長憶蘭家青玉床。

孫竒與祖發叔衰號三孫先生。陳北山膚仲序三孫詩  
集云。考三先生出處。皆以爲篤學博洽。聞名于鄉而  
俱困不顯。不獲見諸用。其稍達者不過邑宰。然其僅  
見于政事者。已卓卓可觀。玩其詩趣。蓋西江之流派。

而不肯道人所常道。

范旂叟應鈴宰崇仁時聽訟如神真西山先生顏其堂曰對越僚吏遂彙其前後斷證爲對越集。

彭忠肅公薦王允文于楊誠齋誠齋贈以詩云碧落先生少可人銀鈞蠶紙苦稱君談間口吸西江水句裏家傳南浦雲千里端能來命駕一尊得與細論文還家剩草三千牘看策平津第一勳。

黃尚書疇若宰廬陵時周益公楊誠齋俱退休在籍疇若以文謁之益公稱其用意高遠屬辭清新摹寫物象莫能遁形誠齋題其詩卷云句法何曾問外人單

豐城縣志

卷末雜記

三

傳山谷當家春士論然之。

徐深甫璿嘗著美芹策欲獻于朝吏部見之曰策甚奇然子骨寒不宜求仕遂不果上。

後村劉克莊序李義山集云後林詩如三春花卉紅紅白白不以剪綵刻楮爲巧如大將旗鼓堂堂正正不以翹關挾軻爲勇清絕如揮王謝之麈尾正大如坐關洛之臯比題卷末云蟬噪蟹啼衆竅號豈知今代有詩豪諸如帝所聞天樂壯似胥江看雪濤險韻森嚴壓皮陸矩章高雅逼韋陶老夫欲駁樊川序長吉安能僕命騷。

熊天慵子朋來嘗作前後二瑟賦。前瑟賦有序云。嘗嘆嵇叔夜賦琴。鋪張窈窕然初之。四百餘言。僅言桐。幾若博士驢券其叙古遺周孔列鹿。鳴于荆秦。邑曲之下。廣陵東武之末。有感于余心。余以瑟。雖風雅好。與俗違。因爲瑟賦。

天慵子咏鐵柱宮井中鐵柱云。九牧失貢金。司空不行水蛟龍。弄波濤魑魅。入城市。吁嗟清。談者萬事謾不理。遂令千載人稽首。旌陽子正言反應詞簡意高。胡祭酒謂歷代名賢咏此者多。獨是詩及虞學士集詩。超于衆作之上。

豐城縣志

卷末

雜記

四

東里楊文貞跋揭文安集云。文安公篤學清操。爲文章義正辭潔。矩矱森嚴。一代之望也。嘗見公文集刻本有二。考之皆爲授經郎以前所作。余家所錄文二冊。傳于蔣立恭家。比聞僧錄司官溥洽有公文字十冊。詢之已失其一。所存九冊。其徒持歸。四明不及得觀也。元史揭公傳。見公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策。而無其文。凡余見公文集數本。皆無之。獨此本舊錄于蔣立恭家者有之。固當爲善本也。右揭文安公曼碩文集十二冊。永樂丁酉錄于朱中書季寧。蓋得禮部郎中王儀之家藏刻本也。凡五十卷。而已缺十三卷。八卷。

至十四卷。十八卷。至二十二卷。皆詩。二十二卷賦。四十卷題跋。此十三卷所缺。余舊錄本蓋見有之。然此集詩文。亦有目錄。雖有而卷內無者。不知何如也。又跋詩集云。右揭學士詩。及頌表。亦舊錄于蔣立恭家者。今書坊所刻揭詩多。此錄所無。宜補之。無暇也。

吳草廬題斗酒集云。古豐城有寶劍焉。沉鬱地中。其氣上衝于天。光怪四達。至發泄變化乃已。地之靈鍾而爲人人之未用。世猶劍之未出土也。故近年往往多能詩之人。人人負斗酒百篇之氣。亦其沉鬱于下。而光怪之不能自掩者。方將百篇。百篇而復百篇。然則何時而已耶。其必遇有識者。取去進之國相。則此光怪陸離于華蟲黼黻之間。其不鏗戛而和璜琚珎瑀之音乎。

豐城縣志

卷末 雜記

五

又跋李宗明詩云。予在鄉與豐城諸詩人游。憲使陳公遠矣。若揭養直。若趙用信。若蔡黻。胡璉。揭傒斯。鐵中之錚錚者來京師。又見李宗明詩。胡蔡趙揭伯仲間也。豈非猶有龍泉太阿之餘靈鍾而爲人發而爲詩與。何其詩之超超如此哉。宗明又爲叅政公客。晨夕見聞。必有出于詩之外。予將問焉。

又序周聖任詩云。豐城周聖任。客于皮南之門。其議論

精悍。其詞章俊拔。予數與語而嘉其能。

揭車字子舟。學士僖斯之從孫。富州蠲金實賴彼力。言再三乃允。非獨膽氣過人。其詩才亦甚著名。惜其集不傳。柳道傳作查廣居墓表。謂當時詩名與廣居上下頡頏。而余最善者。危素太朴王漸元翰揭車子舟四人。爲江右後來之秀云。

釋來復送李宗遠歸廣東詩云。三山木落雁啼霜。虎踞關頭買小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水流不盡楚天長。又云。太平身退更何憂。歸老南山問故邱。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聞說高侯氣膽狂。校詩

豐城縣志

卷末雜記

六

多在白雲窓。秋來椰子甘如蜜。寄我須緘五百雙。又云。鸚鵡杯深泛紫霞。風涼渾訝謫仙家。錦袍留客催春燕。開遍東園荳蔻花。胸次清洒出塵溢。爲詩章類如此。後因謝高皇賜食。詩云。琪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第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慙無德頌陶唐。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謂我爲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雖欲以陶唐頌之而不能也。遂殺之。來復乃鼻垂玉筋于丹墀之下。

鄧將軍武橋少時弱不勝衣。遊宜春之集雲鄉。過瑞牛山。雲霧大作。迷失路。困卧二日。忽崖巔有嗽聲。強起視之。見一道人。龐眉皓首。杖掛蒲蓆。坐石上。問訊畢。翁曰。汝得毋饑渴乎。即以杖頭蒲飯。指石中流泉。飲食之。隨授以拳經陣圖。六甲經世書。誠以勿洩。問其姓名。翁曰。予廣冲黃道人。欲復問。即風起雲散。不知所往。武橋自是力可舉鼎。制牛。夢中每得鎗刀法。一日祈夢玉笥山。夢神于其掌中書邱分二字。解之者。謂將來掌握兵刀之兆。乃知一代名將。固有神人左右。其間不獨圯上老人已也。

武橋戰功頗類岳武穆。其詩篇石刻。亦然。登飛山云。南來倚劍上峇峩。兩眼烽煙坐裏銷。神器自知無鬼蜮。嫖姚何處有天驕。岩飛瀑氣披深洞。風送鐘聲下遠苗。西望六百八十穴。我欲一掃歸天朝。過大幽山。金鷄橋云。短甲輕兵入武鄉。西風吹骨鍊衣涼。大幽山下無情水。笑問金鷄舊戰場。萬松嶺風雨催軍行云。應憐西事懸民膜。長呼鍊甲燈前著。三程兩程日夜行。千山萬山風雨惡。不妨夷鼓地下來。自有將軍天上落。百戰烽塵社稷安。一怒乾坤星斗錯。歸來烹象飲天河。何代英雄無衛霍。李見羅宅題梅云。蕊如銀

幹如鐵一點丹心紅似血。不與桃李爭春風。撐柱乾坤傲霜雪。遊西湖弔岳武穆云。西湖弔古漫天雪。寒煙野樹添愁切。諸葛雖生蜀亦亡。將軍不死宋還滅。元氣神炁掃地衰。雕甍大厦邱山裂。年年三月桃花紅。六橋長照英雄血。

洪武庚戌。詔以八月開鄉試。明年二月禮部會試。所試文尚仍元制。至甲子定科舉。成式時。大學士朱善爲待詔命。主乙丑會試。首得黃公子澄及練公子寧。後靖難兵起。二公皆以忠節著。

前明時。邑之科第。甲江右一科兩解元。凡再見嘉靖壬豐城縣志

卷末 雜記

子。李貴中本省解元。孫溥中應天解元。萬歷乙酉熊尚文中本省解元。蕭重望中貴州解元。

邑人鄭溫以松陵驛丞。中正統辛酉順天榜。明年壬戌登進士。徐清亦以驛丞。中丁卯山東榜。當時盛傳其事爲美。談聞風而起者。有四川譚溥。于成化間爲驛丞。中山東榜。登戊戌進士。督學畢。瑜贈以詩云。一官恥不與清流。退食遺編自校讐。枳棘豈能留彩鳳。鹽車未必困驂騑。可見古人卓然立志處。

涂方伯旦。父觀伯謙。兄昇俱以名進士。居顯位。成化庚子鄉試。有浮薄造蜚語。謂且必中第八名。及拆卷果



然監臨御史段正疑而黜之。癸卯復中第八。諸君在場。知庚子事者。譁然稱快。以爲定數。更慶得人。遂錄其文以獻。

李頰中鄉試第九名。父材伯棻皆鄉試第九。而棻與頰前後俱以丙午中式。事尤奇。

熊太司空尚文爲諸生時。當萬歷乙酉。邑尹吳達可集諸生決科。司空構思深沉。猝不能成一藝。尹甚輕之。曰。是可不入場去。司空笑曰。生不去。誰當元者。尹曰。姑無論元。汝獲雋。吾即備花紅酒禮。親詣龍山迓汝矣。及聞報果元。尹曰。士之不可輕。如此是科豐邑。

豐城縣志

卷末雜記

九

共雋十三人。雷郎中暎中順天榜。李推官景春中應天榜。蕭御史重望又奪貴州解。其以本籍中者尚十人。尹聞其歸。遂具花紅酒禮十副。親至龍山迓之。復揖諸雋者曰。禮賢令分內事也。後來賢令諒無不踵行。以示鼓舞。未幾吳尹亦仕至通政使。人以是豔司空之有才。又服吳公之有禮。至今近二百年。傳爲美談。習爲故事。每科無或改者。非他邑所能及也。

孫妙仲發崇寧初尉于撫之崇仁。有兇民陳平爲盜。被族人執。平反誣族人擊傷其父。又醉其弟。使斷一手。以訴于州。州爲其欺。妙仲力爭之不得。自平之奸謀。

既逞而效之者益衆。妙仲因作截臂行。以告在位者。云。吾聞兩臂重于天下。不可廢。知之不必子華。子愚民氣焚胸一念。敢趨死以死視四肢。截臂如去指。嗚呼。巴陵之民。何以有此風疾痛。利害人所同。甘心一臂捐。糞壤終身廢。卧閭閻中。前年截臂渠得理。今年截臂吾亦爾。村南截臂殺平人。村北魚咻還準擬。虺虺民虺虺。民心若此非。吾人有冤自可次第訴。毒人何必殘其身。聞者莫驚喧。此弊吾能言。其初姑息吏。不與杜其源。嗟哉惡俗傷。仁厚明明有。冤宜勿受一。奸不濟百奸。消共致和平。禪在宥。

豐城縣志

卷末雜記

十

劉韜爲豐城尉。以文學稱。作大忠碑記數千言。其後輓辭有曰。血染錦霞兮。湘江水紅。淚和夜雨兮。滴破秋空。魂斷西山兮。夢繞孤峰。哀殘古柏兮。翠疊千重。一生輕兮。萬古忠忠。萬古今百祀崇。悲壯激烈想見一班。仕至學士。奉使不屈。謚忠顯。其子子羽亦以忠勤著名。

姚雪坡鄒夫人墓誌銘云。梅莊夫人鄒氏。諱妙莊。字美文。豐城鄒舍人春谷先生一龍之女。知武岡縣。李侯恕已之外孫。癸丑進士第一。秘書省正字。高安姚勉之妻。元夫之母也。紹定庚寅六月辛酉朔生。寶祐丙

辰二月丁丑歸。丁巳三月丙午歿。戊午三月壬辰葬在鄒舍當溪。姊竹堂夫人之墓左竹堂。勉先妻妹繼也。嗚呼。千秋萬古後。陵谷易位。或此石出。見者其曰。此古賢女也。是嘗勸其夫。以諫去官者。尚掩之。勉識。明洪武中。黃德文。構杏陰小隱。朱善記云。豫章郡庠。東有杏村中。多隱君子。昔有陳先生仲易。以經學爲南北學者所宗。而黃氏昆季伯善。仲美。復爲貴游所重。皆豐城產也。伯善棄世。其子德文。乃闢一室。曰杏陰小隱。

郭中允。希顏在京師。其子與隣爭墻。數寄書言其事。中

豐城縣志

卷末雜記

十一

允付一札云。紙紙書來。只爲墻。讓他幾尺。有何妨。長城原是秦王築。今見長城那見王。鄰人疑其致書當事。要于途奪之。見詩慚服。遂釋爭。

李襄敏。遂嘗飲權相嚴第。權相子世蕃醉。呼狎客爲馬。而騎之。周行庭中爲戲。狎客貴臣也。公鄙其人。叱之。世蕃捋公鬚曰。共爲樂耳。何嗔焉。公復叱世蕃拂衣起。無何竟以事中公。

明世宗政暇。使侍臣各道邑里人物。及豐城。大宗伯李璣應聲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淵太阿。世宗嘉其敏括。

唐太宗伯大章。父良臣家居。時有杜姓者貸銀五十兩。公後歷仕途三十餘載。未嘗問。致政歸。偶遊郊外。猝相值。其人急欲避。公笑曰。汝恐我索銀還耶。其人佯作醉態。詈罵公。公笑而去。罵愈甚。遙呼其名。童僕忿然。公戒之曰。歸毋與諸郎君語。恐少年性氣送之官。累此人受敲扑矣。越數月。其人以鬪毆殺人。以繫於獄。公復命家人探之。贈以日食資。其人愧悔。再三涕泣不止。又除夜有隣人盜藏其屋之僻處。公是時已高年。受吏部侍郎封。猶自巡門戶。見之不驚。俟家人睡熟。揖而出之。取酒對酌。復遺以金。其人感德改行。

家遂小康。

林淦字濟舟。爲豐城幕。善書。初隸博士。弟子員貧甚。其女于歸。作草書兩篋。遺之曰。此聊代奩具。留之可當米鹽也。其壻不勝恚。出篋中物。付之一炬。又嘗授經于東洋包氏。每以書授人。亦無收藏者。死後紙乃增貴。今玉田顯德寺。尚有一扁。道勁入神。其詩亦雄渾不寄人籬壁。相傳途中即事。詩云。十里楓林百里桑。吳頭楚尾事茫茫。驅車更向古城下。枳殼有花山路香。嗟乎尉如林者。文雅高邁。宜德澤漸人。如和風甘雨。奈何紀載失傳。幾于泯滅耶。世之抱才德而名不

彰者。寧獨一林尉也哉。

滁州錢副使山。字靜夫。成化丙戌進士。擢御史。陞江西僉事行部。豐城會大水。民饑。山不俟請。即發倉粟賑之。全活甚衆。

邑管氏女適臨川劉逵。後逵仕至御史。閩兵至。管被執。厲罵寸傷而死。子年十三。并殉。逵痛婦子俱亡。不踰月亦卒。

懸榻編云。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譚兵圍南昌。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矚。已生一子矣。凶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

豐城縣志

卷末雜記

三

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攜室皆燼。重貲埋沒。使得徙而之。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必易服往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乃釋笄。雜辦靴袴。腰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馘之。馳至里。以策搗家門。歌馬。中堂坐索故夫。夫出。匍匐不敢仰視。婦趨前抱曰。妾非他。乃君被掠楊氏也。具述其易粧巧脫狀。縣官爲給牒獎許。紳士歌詩美

之曰。竒女子。云

邑甘氏女。菊姑。幼讀書。性慧而貌美。及笄。父母將為擇壻。媒妁踵至其門。女跪請于父母曰。婦人以夫為家。每見姊妹歸寧。不三五日便去。兄弟又教授生徒。及應考試。亦不得。每日依依膝下。脫女更去。將朝夕誰在左右者。女願終身事父母。女志決。毋使媒妁來。溷父母。察其志堅。遂不忍復強。年近五十。父母乃卒。其日用衣食資。皆自取給于女工。今七十餘歲矣。猶然處子。雖非有家之正。要之貞孝不減。北宮嬰兒子風。南州黃瑩。以筆墨擅名。非其人。雖餽以百金。不苟作。偶

豐城縣志

卷末雜記

十四

寓于邑之大正法寺。獨重僧如初。戒律精嚴。為畫三大士于壁。併作偈自書。邑尹高君岑嘆為三絕。其偈云。佛說三大士。圓通叵思議。惟今像教行。菩薩宜現示。我于阿蘭若。水墨聊遊戲。勿拘儒釋道。只將粗淺譬。西竺古先生。以覺覺群迷。凡我人中人。見相宜省思。云何大勢至。吼動風雲隨。猶夫際會去。乘時以設施。念佛往生眾。接引登蓮池。曼殊室利尊。經去表初智。孩嬰象帝先。草服古剎製。不二法門法。天華墜如意。行願大普賢。顛毛何種種。洗象象愈白。貝多猶誦捧。竭力致其身。仁不違食頃。此相若云實。誰曾見真

確。若謂非實相。披纓跨毛角。曰空諸所有。塔廟何須  
作。都去生西方。東南北空著。若皆滅度盡。世界頑蕭  
索。究竟世出世。要言祈領略。儒爲君子儒。仁義文禮  
樂。富貴豈希奇。在不負所學。釋燈無盡藏。苦寂安忍  
弱。捧喝頓悟宗。經律縵掃却。大道貴清淨。無爲事寥  
廓。服食求神仙。旁門悞丹藥。修己以俟命。解脫真極  
樂。敬信增福田。行善莫作惡。應作如是觀。無上正等  
覺。

感山寺僧洞明重興古刹。氣概英銳。凡尹豐者及邑士  
夫。雅重其人。無不與之往來酬酢。其山萬木森翳。數

豐城縣志

卷末 雜記

五

十年村民無敢盜伐者。後薛尹景瑩好黃老學。獨不  
喜僧。而無知之徒。遂戕害感山之松竹矣。一日尹署  
降。此題云。明月前川照。洞中人已遙。秋花風裏落。秋  
葉雨中飄。感山僧洞明。稽首懇祈護。持山門培植。草  
木餘不敢。饒舌。薛尹惡使人至山訪之。而洞明已歸  
寂。半月建塔院于寺之西偏。尹于是嚴禁樵採者。  
僧犢如工書法能詩。高令君岑與邑中紳士結社。僧與  
焉。庚戌深秋。分韻西來山犢。如得春字。中有句云。午  
蟬鳴似夏。晚萼放如春。高尹嘆爲壓卷。隨摘應如何  
住。四字囑書扁。犢如書畢。附二絕云。應如何住必如

何。只向如何細揣摩。忽到如何無住處。渾然忘却即為他。于事無心風過樹。于心無事月澄波。塵根清淨無聲臭。更用如何做甚麼。此亦超然有悟者。

曾元明光。為房州守。歸豐。沒為神。祀于靈槎廟。今傳曾熊傳者。此其一也。然不知所自始。嘗讀其淮西從軍跋記。娓娓數百言。精義偉詞。意標象外。又牽衣亭詩。如當時手足真情義。留在孤亭草色鮮。清娟可聽。乃知人之所不見。聞者何限。即百里且然。何況耳目外哉。

嘉祐八年李君儀冕嘗為袁州軍事判官。權知萍鄉縣

豐城縣志

卷末雜記

六

事。一夕卧室中。燈忽起引焰高數尺。如是者再三。碣石剩談云。李家宰裕為諸生時。當春月偶至外家。會其家大疫。婦翁卧病在牀。夢中聞數鬼私相告曰。明日有吏部尚書至。吾曹可謹避之。一鬼曰。試往厨下空罈中少避可耳。翁覺而異之。次早會李候疾造其家。翁亟請入卧内。不言所以第。令書吏部尚書封條數張。李愕然不知其故。強之再四。乃如命書。就令將厨下空罈。重重封訖。拋棄野間。李亦别去。婦家疾疫遂退。翁亦就痊。後李果登景泰甲戌進士。成化中仕至吏部尚書。



雍正元年暮春朔日。方中北港洲。李慶瑞家雨紅雨。隔舍則否。凡庭前之缶盎皆滿。其色如硃。越宿上澄清。水下凝赤不散。族隣聚觀。咸異之。家業頓起。贅園甘綸家有小怪。嘗于所攤衣上書紅圈。兼能攝錢物。人詬之。復從空中擲還。以爲戲。人每勸綸延道士治之。綸曰。無庸。古不有見怪不怪者乎。遂置若罔聞。久之。怪自絕。綸生平性最鎮靜。業岐黃術。以養親。俾弟綬得肆力于學。年未三十而喪妻。義不再娶。白首與弟同居。無違言。王尹履仁周學訓尚中暨本邑士夫。多作詩文以贈。

豐城縣志

卷末 雜記

七

邑斗門廟。有神曰陶九舍人。每附人言禍福奇中。鄉先達甚敬信之。桃源令甘公勳卜科名。則曰。桃源三日令。姚涑榜中人。後勳果登姚涑榜進士。出宰桃源。抵任三日暴卒。又范太宗伯謙父慶卜居。則曰。莫道此間無地脉。他年仍作桂山坊。桂山坊者。爲楊太宗伯廉父崇立也。後謙官爵贈謚。悉與廉同。如此類者甚多。姑錄其一二。近百年來。遂不復著靈異。

栢山有金牛塘。約廣二三里。四圍泥深沒膝。白如雪。不沾體。相傳塘內有金牛。爲七公真人所制伏。土人俱立廟祀之。康熙年間有蔣姓者。率衆獵。試銃于此。霎

時天地昏黑。風雨雷電交作。塘內大震一聲。金光閃爍。射人金牛大如屋。現塘內。衆怖甚良。久乃沒。山下洪水暴漲。淤塞。樂安縣田已二十餘畝矣。

石鼓嶺在杯山側。有石如鼓。叩之聲震林木。旁有邃巖洞。徑窄暗。鞠躬乃可入。抵內豁然。明敞石空。穹若室。上列三石儼神座。座前岩水下滴。涓涓不絕。西上石孔外透天光。遙望滄河如帶。歲旱擊鼓。祈禱輒應。

蔣家樓南門內有神魚井。清冽甘美。魚大小以百計。游泳狎人。尤多鯉。間遇風雨之會。井水湧起。輒有一大魚挾之去。飛躍數丈。金鱗炫目。尾有火光。若閃電。數

豐城縣志

卷末雜記

六

百年。居民汲飲。卒無敢釣取者。

太平廣記云。隋王勣有寶鏡。屢著靈異。棄官遊豫章。見萬壽宮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世孫。有法術。言豐城倉督李敬慎三女。遭魅病。每日晚靚粧入閣。子滅燈燭。與人談笑。至曉眠。非喚不醒。制之。即欲自盡。日漸瘦。不下食。秘治之無效。因薦勣。至敬慎家。將三女所居。先刻斷窓櫺四條。以物支柱。三女入言笑。勣拔窓櫺。持鏡入照。三女叫曰。殺我壻也。鏡懸至曉。有一鼠狼。身長無毛。齒一老鼠亦無毛。齒可重五觔。又有守宮。大如人手。有鱗五色。頭有兩角。色白。並死于壁。

孔前三女疾遂愈。

半壑馬非力善畫山水。子瑄翎毛花卉尤妙絕一時。康熙辛丑九月十二日。其家床下忽吐白氣。又發火光如毬。物遇之不焦。自是屢見。冬夜現無數矮人。最大者三人長五寸許。一乘麒麟。一乘羊。一乘兔。皆金冠錦衣。面如傅粉。隨從以數百計。少頃復入牀下。非力長孫女年十一歲。暨傭奴十一二歲者見之。他人不見也。次夜復出。漸長一二尺許。由夜而日。由房而堂。旋繞不已。遇日光所射。則無踪行。至無日處仍見。壬寅元宵。女語以迎燈。俄見馬字燈籠前。導者二。凡火

豐城縣志

卷末雜記

九

樹銀花魚龍鳥獸諸燈畢具。又一日語以演戲。俄見搭臺抬箱。至演白兔綵樓。非力憂其久而不去。因囑孫女詢禍福。女如教問以禍。則搖手。問以福則點頭。闔室因祀。以酒筵列坐。食畢而散。又屢雜小兒中出門外。市果餌與小女子食。久之三人僅存其二。謂其一已投胎去。一日忽見一白鬚老人。手驅之入地。女呼復出。然搖手。若示以勿復呼狀。由是遂絕。竟不知何怪。

方士熊顯嘉靖末。進法書六十六冊。詔留覽。賜顯冠帶銀幣。遣還。尋授太常少卿。

楊璽卿應祥里中有舊井。崇禎年間忽作翰墨。香氣氤  
十餘日。時應祥在京。召對地理稱旨。膺殊禮人。以爲  
先兆。因名曰香泉。

鐸長老。宋元間。以形家術周流郡中。談禍福若符契。嘗  
爲南昌劉長者相地。葬其夫婦。觀者易之。久之長者  
循曰。蕃昌。衣冠濟濟。又爲湖茫李姓卜兆。初啟土時。  
鐸輒辭去。且戒之曰。吾返寺鳴鐘。始可窆棺。偶他寺  
鐘鳴。遂窆棺。則鐸震死于途矣。李之族始大。後斗溪  
何治雲其流亞也。順治間同里有萬國寧者。兩名至  
京。試龍穴沙水論第一。

癸亥夏四月大饑。邑東南五十里淖塘。出土。民掘取作  
食。時有謠云。一鋤荷去力如綿。幾處倚門眼欲穿。不  
是淖塘別有土。誰憐比屋半無煙。又雛鳥嗷嗷待母  
哺。鄉城顆粒貴如珠。監門寂坐偏無恙。不許流民自  
繪圖。

富水之東二十里。舊傳八景。曰鍾山勝境。曰斗門福地。  
曰高陂瀑水。曰挈井清泉。曰冀巖朝暉。曰鄔山暮紫。  
曰檀溪綠柳。曰杉埂芙蓉。

儒學明倫堂階下。有一石池。長六七尺。濶尺餘。高尺許。  
其石甚堅。其製甚古。旁隱隱有欵識一二行。乍看則

有。熟視又無。蓋嘉靖丙午歲得自白鹿洞者。名曰洗墨池。竟不知何代物。

豐城水次倉。在省會撫州門右臨河。有門有堂。其上爲弘遠樓。旁列倉廩。馮尹起綸鼎建。比部楊惟相督成之。歲貯漕米數萬石。後貯月糧以給兵餉。今址存。無復過而問者。

豐城會館在京師。長巷一條。衚衕。前縉紳公建。後圯。邑范尚書謙。蔣侍御汝瑚。羅給諫棟。重新之。時邑尹湯北京爲侍御史。扁曰日邊劍氣。後復圯。至順治辛丑。進士黃叔鉉。余配元。東鹿令楊于廷。江都令熊明遂。

豐城縣志

卷末雜記

三

首其事。重新之。餘各捐貲有差。其館三進。爲前門。爲中廳。爲後堂。堂祀關帝。堂後爲園地。堂之東有巷。竟抵後街。館左爲新會館基。建房數十間。歲收賃租。康熙年間。丁翰林蕙。李翰林雲。會曾修之。嗣後紳士亦。有略加修葺者。雍正間。中廳全圯。近則後堂及諸房。屋俱圯。僅存前門。將來作何修建。願同志者圖之。

鶴村里杜魏氏。康熙三年時。百有二歲。尚康健。子二。長年八十有四。次六十八。冢婦亦九十三。孫六十。一門多壽。士大夫競贈以詩歌。

篠塘李雷氏。乾隆四年壽百歲。奉

旨建坊。

道塘葛承環。乾隆十六年壽踰百歲。強健善飯。尚能力穡。田間肩穀菽一石。誠盛世人瑞也。今尹滿以其壽聞。舒大中丞請

旨建坊。

豐城縣志卷末終

豐城縣志

卷末雜記

跋

國有史。邑有志。家有譜。等重也。而志者史之所採。譜之所徵。則所係較重。且志者詳。史之所畧。畧者譜之所詳。而稍涉於文類。史稍近於俚類。譜斟酌於史與譜之間。則載筆愈難。居恒閱各邑志。而竊嘆體裁之得之不多見。毋亦身其事者。或情面之徇。易牽於

私。又或意氣之逞。難免于鄙乎。柳子厚云。叅之太史以著其潔。夫潔之一字著書類。然尤莫切於修志。倘修志而不潔其心思。以潔其筆墨。其何以博而不濫。刻而無遺耶。長白

滿侯。由瑞金調莅吾豐。潔已愛民。早孚於上下。庚午之秋。奉督憲黃公修志之檄。爰集邑士夫謀

曰。以政體言之。修志宜先。以豐之事  
勢言之。修隄為急。權緩急。審後先。吾  
其修隄于冬。修志于春也。可閱明年  
春暮。侯復謂余曰。修隄修志。相為  
始終。修隄令之責。修志。非鄉先生責  
乎。聞見確而是非公。惟君領之。余辭  
不獲命。乃隨余師甘公暨同局諸君。  
仰體 滿侯詳慎之意。以從事於其

間。別類分門。發凡起例。不惟後者續  
而且前者修焉。又與諸君約志不越  
乎土地人民政事。而何以免鈔胥之  
譏。而何以免濫觴之誚。是必錄及纖  
瑣。不入鄙俚。參以議論。不同浮文。悉  
根於大公。無我之懷。凡徇情面而逞  
意氣。更凜然鬼神左右之也。稿三易  
猶未敢定。輒取裁於 滿侯。侯輒色



喜謬以范蔚宗體大思深相。况夫其  
才其學。余於王順伯李肖翁。熊用學。  
李浣所。陸止敬。諸先輩未能為役。而  
稽之史冊。質之譜乘。採之傳記。於以  
補前人之漏。訂前人之訛。余亦不敢  
過自菲薄也。其博而不濫。刻而無遺。  
庶有當於潔之一字。而為史與譜之  
所資乎。若與前志不無牴牾之處。並

城縣

卷末跋

非獨行其是。不過存古今人之共是  
爾是書也。非  
滿侯之集思廣益。不乃  
諸君之  
清潔自好。不及此。余竊  
藉是得告  
厥成。如以為功。奚其敢。奚其敢。  
乾隆十七年麥秋月。邑人唐光雲識

